

很多人或许在综艺节目里见过她——《天天向上》《少年故事大会》里的文静女孩，话不多，点评却总能在温和中切中要害；也有人在热播剧《一起长大的约定》的片尾字幕里注意到“总编剧”三个字，又或者翻过那本曾登顶当当图书总榜的《海上升明月》。

但公众对她的认知，大多停留在某一个切面上。文吉儿这三个字，还未真正进入大众视野，她的作品却早已先于名字抵达了读者与观众。

距离那次初春的采访，已经过去五个月了。2026年8月，《新民周刊》记者在上海对话青年作家文吉儿。如果不是事先看过资料，很难把眼前这个女孩和“澳门大学在读博士”“金鸡百花电影节获奖者”这些身份联系在一起。

采访开始前，她开玩笑地说：“我写得比说得好，你多给我抛问题就行。”文吉儿说自己私下有个外号，叫“省话一妹”——话少。

从6岁发表第一篇文章，到16岁成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再到17岁获文学类新锐人物奖、22岁拿下金莲花最佳编剧奖提名、金鸡百花民族电影创投剧本奖。她不认为自己是少年成名，“每个人对成名的定义不一样。那时候就是中奖了这种心态”。

青春文字里安放“撒野”时光

文吉儿的作品几乎全部围绕青

春展开。从《春风习习人间谣》到《一起长大的约定》，从《海上升明月》到新书《一起长大的我们》，她一直在写自己这一代人的故事。

新书《一起长大的我们》是《一起长大的约定》的续篇。前者写高中，后者聚焦大学之后的时光。她以母校中南大学为故事背景，将真实经历与回忆糅进故事里。书中主角“安吉儿”，是文吉儿青春的镜像。“上大学时，大家误把我的名字叫成‘安吉儿’，久而久之连我自己都快习惯了这个称呼。”

文吉儿把自己的影子藏进这个角色，赋予她自信、单纯、至善至纯的灵魂，也把青春里所有未圆的遗憾、未竟的心愿，小心翼翼托付给了这个女孩。“我给了她很多偏爱与幸福，希望能在故事里圆一个圆满结局。”书中的男生角色，也都是文吉儿生命里真实出现过的人。于她而言，每一部作品的完成，都

文吉儿新书《一起长大的我们》。



文吉儿小传

1996年生，青年作家、编剧。6岁发表处女作，16岁成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17岁获文学类新锐人物奖，22岁凭剧本《爷爷的守望者》获金鸡百花民族电影创投剧本奖。著有《海上升明月》《一起长大的约定》等，改编剧集《向明月许愿》由她担任总编剧。澳门大学汉语言文学博士在读。她将写作视为“人生镇静剂”，坚持以书写为青春底色，用文字安放一代人的青春记忆。

是一场与青春的温柔告别。

她曾把写作比作“人生的一支镇静剂”。谈到青春文学创作，她提到了“存在主义”——“青春片刻的极致光亮，足够照亮我的整个人生，所以我会去追求一些极致的片刻。”她认为，95后的青春是“撒野”的青春。“这绝不是坏事。这种‘撒野’，是有底气、有自信的表现，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、对自由的向往。我们更尊重个体，也更珍视青春期里的自尊心。”

在她看来，青春期遇到的暗恋酸涩、成长迷茫、小小挫折，都只是生活里的小事。“人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有意义，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当下发光。”

文吉儿形容自己的文字风格是“南派青春文学”，不刻意雕琢戏剧冲突，而是以环境渲染情绪，用故事承载人性。谈及创作理念，她强调“文学的底色一定是‘真’，